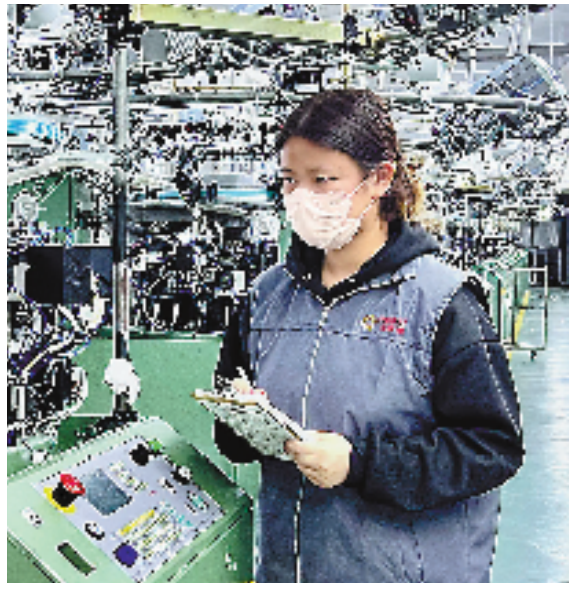


出了校门进厂门,义乌这家公司的大学生—— 在车间,书写别样青春

本报记者 钱关键 共享联盟·义乌 陈洋波



袁梦瑶在车间统计数据。 本报记者 钱关键 摄



申玉龙在染色车间打样。 本报记者 钱关键 摄



党金鹏(右)在车间和员工交流。共享联盟·义乌 陈洋波 摄

生产流程中的重要一环,每个细节都要做到位。”说着,她在登记簿管理栏一栏,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今年,是芬雪琳公司近几年招聘大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18个新招进来的大学生,有8人被分配到车间及生产一线。袁梦瑶是唯一一个被分配到缝纫车间的大学生。

在车间3个多月,她不仅已经能叫出大部分工人的名字,工作中更是没有出现过纰漏。“车间统计工作,对我来说挑战性不大。”袁梦瑶开玩笑说,相比工作内容本身,每天在车间要待上8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反倒更考验她的毅力。

说归说,但袁梦瑶对自己的要求颇高。在车间,她特地给自己选了没有靠背的凳子,所以工作中她的背一直挺得很直。

“小姑娘个性独立,待人接物挺有分寸。”说起袁梦瑶,缝纫车间主任周丽军赞赏有加。

从象牙塔走向社会,对很多人来说是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选择到工厂上班,袁梦瑶有自己的考量。她说,自己出生于普通家庭,如果能凭自己的双手杀出一条“血路”,改变命运,也不失为一条好的出路。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何况进了公司,也不是一岗定终生。”说这话时,袁梦瑶一脸认真。

23岁技术员申玉龙: 更愿意在车间当一名 收入更高的蓝领

“最近有几个国外的急单要出,我得去加个班。”18时许,在外用过晚餐,申玉龙提着一杯咖啡,匆匆往公司赶。申玉龙是芬雪琳公司染色车间技术员。1.76米的个子,戴着一副半框的金丝眼镜,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文艺范。这样的形象,走在大街上,回头率也是“杠杠的”。

但申玉龙不管这些。大学一毕业,他就一头扎进车间。参加工作以来的900多个日夜,他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各种染料和试剂。

傍晚7时许,染色车间内灯火通明。放下咖啡,申玉龙闪身进入挂满瓶瓶罐罐的化验室。将染料导入化料机,在滴液机里做化学反应。不一会儿,他手中就多了一瓶淡紫色的染色剂。接着,他用这款染色剂给白坯布染了色,并对新布料做起了耐洗色牢度试验,摩擦牢度试验……每一个环节,他都一丝不苟。

“一个新样品出来,至少要做3次染色实验,复杂的要做七八次。”申玉龙说,一年下来,他要重复1000多次这样的实验,打样300多个颜色。最忙的时候,他在48小时内调出了100份染色剂,并通宵达旦写完200页的实验报表。

正是靠着这股韧劲,在短短两年内,申玉龙完成了从车间学徒到“小师傅”的转变,并获得了独立打样资格。对于在车间打样,大学就读纺织品检验与贸易专业的申玉龙表示,这和自己的专业很对口,而且他从小就对五颜六色的东西感兴趣。几道简单的工序、几款简单的染料,经过自己的手,就变出一个“五彩斑斓”的新世界,这让申玉龙很有成就感。

“车间工作,没你们想象中那么枯燥。”申玉龙表示,相比当一名看起来光鲜但薪水不高的白领,他更愿意在车间当一名拥有更高收入的蓝领技术人员,简单、清爽,不需要跟太多人打交道。因此,在日常工作中,他总是保持全情投入。

工作之余,他常常将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发现的“新色彩”,拍成视频发在私人空间。“旅游、摄影和剪辑都是我的爱好。”申玉龙说。

“大学生悟性高、素质好,哪怕是在车间工作,我对他们也是高看一眼。”染色车间主任谈奎是东华大学的高材生。他表示,在车间工作,大学生很容易冒尖。他手头上的多个班组长岗位,就专为大学生预留。

“今年,在谈主任的帮助下,我已参与公司多个新产品的研发中。”聊起来,申玉龙拳拳擦擦,信心满满。

34岁车间主任党金鹏: 从车间统计员成长起来 的第一批应届生

“早,辛苦了。”春夏之交,气温渐升。早上7时许,一身卡其色工装的党金鹏就出现在了半成品检验车间。党金鹏是芬雪琳公司的“老人”,上班路上,不时有员工和他打招呼。

1.75米的个子,高鼻梁、小眼睛,党金鹏笑起来有些腼腆。2013年春,他和另外3位同学一道,从陕西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就来到了芬雪琳,成为公司招录的第一批应届大学生。

11年过去,当年和党金鹏一起进厂的4个人如今留下来的只剩他一个。而党金鹏也不负众望,从普通车间统计员干起,一步一个脚印,逐步成长为半成品检验车间主任,管理着烫标、分拣等生产环节的60多名员工。

每天第一个到车间,最后一个离开,是他这几年雷打不动的习惯。但当普通员工和做管理工作完全不同。“以前只要管好自己,现在更多考虑的是大家。”党金鹏手下,既有工龄十几年的老员工,也有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

要管好这些人,并不容易。党金鹏的法宝是坚持以身作则。有重活累活,自己撸起袖子先顶上去;遇到难搞的技术问题,自己刻苦钻研“啃”下来。有

好几次为了赶货,党金鹏都和一线操作工一起奋战到天明。

党金鹏很忙,工作间隙,他还不时出去开会。但无论他在与不在,整个车间都秩序井然。“在我们这里,没人偷懒。”车间统计员杨雪说。

党金鹏的另一个管理法宝是设身处地地为员工着想。他说,几年前,自己父亲生病住院,他向公司请了1年的长假。其间,公司不仅按时给他缴纳五险一金,董事长更是经常打电话来嘘寒问暖,这让他十分感动。如今,他将这份感动融入到自己的管理工作中。“员工离职后,但凡想回来上班的,没有特殊原因我都会接收。”党金鹏说,平时,员工遇到什么急难事,他也会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

正聊着,几名中年男子来车间应聘当烫标工人。党金鹏直接就带他们上机器实操。“人才难得。”看着党金鹏离去的身影,芬雪琳公司副总经理胡昌波不禁感叹。他表示,在芬雪琳公司,像党金鹏这样通过自身努力,从一线工作走上管理岗位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来自陕西的大学生冯博,工作短短几年就成了公司行政经理。

于无声处听惊雷。“随着数字化、智能化工厂时代到来,大学生进工厂、车间,也越来越有用武之地。”党金鹏表示,无论在哪里工作,只要脚踏实地、敢打敢拼,梦想一定会实现。

数据显示,近几年,每年有三四万名大学生涌入义乌。除了电商外贸行业和科技型企业之外,以针织服饰企业为代表的义乌传统制造业企业,在经历转型升级后所能提供的岗位和薪资,也越来越有吸引力。“今年,省里提出加强高素养劳动者队伍建设,这对很多企业和工厂的用人观也是一次较大的触动。”义乌市人社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建国说。

为吸引各类大学生人才来义乌工作,今年义乌新推出了人才创业就业政策“大礼包”,根据学历高低为来义乌找工作的大学生“量身定制”每月400元至2000元不等、最多3个月的实习生活补贴。此外,大学生在义乌购房,还可获得20万元至80万元不等的购房补助。

21岁统计员袁梦瑶: 无论在哪里,是金子总会发光

“嘶嘛,嘶嘛”……早上7时30分,芬雪琳公司的缝纫车间就开始忙碌起来。随着近200名员工陆续到岗,开动机器,偌大的车间内,上百台平车、拷边车同时发出声响,交织出一派繁忙景象。

这时,一个头扎马尾辫、一身休闲装的姑娘风风火火地赶到车间。“先打个卡。”她一边到打卡机前刷卡,一边冲记者笑。

姑娘名叫袁梦瑶,是芬雪琳公司今年新招18位大学生之一。今年21岁的她,刚出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的校门,就成为缝纫车间的一名统计员。

每天对不同订单、不同产品的出货量进行统计,对车间里各台设备上机针、梭芯的更换数据进行登记,并录入电脑,是袁梦瑶的工作日常。

“梦瑶,16号平车刚换下来的机针,给你。”袁梦瑶刚一落座,一名机修工就找上“门”来。

袁梦瑶站起身,麻利地接过了头的机针,快速地将透明胶将机针贴在机修登记簿上。“工作虽简单,但也是整个

在舟山金塘岛,记者化身水獭“铲屎官”——

海岛水獭追踪记

本报见习记者 吕凌棘 周杭琪



“要关注画面中水獭留下的排泄物坐标,明天要去采集样本。”“这些画面有缺失,明天进去维护那个点位的相机摄像头。”“去桥洞,咱抓紧时间。”第二天一早,何既白就联系我们出发。白天的主要任务是采集昨夜水獭们“新鲜出炉”的粪便,一般来说,采集这些样本的时间不能超过8小时。

手抓管道,脚踩石头空隙,我们小心地攀到桥洞入口。弯腰进入后没走上几步,河道边一块布满白色斑斑的石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石头前还立着一个红外相机。“白色的就是已干涸的水獭粪便,旁边墨绿色的是新鲜的,才是我们要进行采集的目标!”一到科普时间,何既白的语气里满是兴奋。

小刀、手套、采集管、标签纸、高浓度酒精……麻溜地从双肩包里拿出一整套装备,我们学着何既白的样子,小心翼翼地采集起来。没有想象中粪便的臭味,水獭粪便的气味并不难闻,有一股淡淡的鱼腥味。

“别挖得太深,混入太多土壤后期不好清理。”“没有采集干净,样本量太少了,再刮一刮。”我们忙活着,何既白在一旁耐心地指导。在经历了样本量采集不够、太多杂质混入样本等一系列失败后,我们终于掌握了技巧——找准水獭排泄物与接触面的连接点,用小刀平心地刮过去,同时尽可能地判断石头的材质,针对不同的排泄点用不同的力度进行采

集。采集后,将其抹入采集管内,倒入高浓度酒精,最后在采集管与封口袋上写明日期、地点、监控信号等信息。收集到一定数量的水獭粪便后,工作人员会通过冷链快递给北京大学的科研团队,通过基因检测,尝试了解水獭的个体情况,从而推断出岛上水獭的种群、数量、习性。

爬山维护相机 学着像动物一样思考

根据前一晚的“直播”情况分析,布置在金塘岛山林间的部分红外相机存在电量不足、内存不足等问题,对水獭“铲屎官”来说,日常维护与保养红外相机同样是重要工作之一。第二天下午,我们向着金塘岛的群山进发。

金塘的山并不好爬,准确来说,是大大小小生长着尖刺的植被让我们“痛不欲生”。而相机的布置之处往往人迹罕至,因此爬起来尤为艰难。“抓住这根竹子”“踩稳了再向上爬”“小心刺,这里都是刺”……我们大呼小叫的声音在山里回响,衣物不时与长着尖刺的淡竹叶相互“勾连”。好不容易摆脱“拦路虎”,爬到需要维护的红外相机点位时,我们已经累得直不起腰。“你们怎么知道水獭会在附近出没呢?”休息时我们向陈纪元问道。

“说实话,我们也不确定水獭是否会在哪里出没。”陈纪元说,“但只要咱们学着像动物一样思考,一定能大大增加拍摄到他们的概率。”按照陈纪元的说法,我们缓缓蹲下,将自己代入水獭的角色仔细观察。在我们面前的山路,除了树木遮挡外,有两条

依稀可辨的小路,一条极为陡峭,且有大量的淡竹叶存在,另一条则显得相对平缓,树木遮蔽也较少。而布置相机的地方,正位于相对平缓的小路旁。

“水獭也会累,怕疼,所以肯定会选择省力的路线。”见我们明白了,陈纪元补充说,“这些小路在人的视角中,是很难发现的,所以我们必须蹲下来,代入动物的视角,才能找到最优解,从而把相机布置在它们最可能选择的路线上。”

2018年,志愿者在宁波象山韭山列岛监测中华凤头燕鸥,意外发现海面上有一只黑乎乎的动物正在“游泳”。经过浙江自然博物院的专家确认,这只黑乎乎的动物就是水獭,这也是近30年来第一次在浙江记录到的水獭踪迹。随即,在浙江省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抢救保护行动工程的支持下,浙江水獭调查提上日程,志愿者在省内共找到9处确切的水獭分布点。其中金塘岛是全省水獭密度最高的栖息地,这里几乎每条河流都有水獭生活的痕迹。

2023年10月8日,原乡生态保护与研究服务中心启动浙江省濒危野生动物水獭社区保护地试点项目,何既白和陈纪元作为该项目招募的第一批工作人员入驻金塘工作站。

分析粪便样本 证明水獭吃了海鱼

上午铲屎,下午布置维护相机,这些与晚上的工作比起来算是简单的。何既白和陈纪元往往分工合作,一个借助监控画面寻找水獭,试图归纳出它的踪迹图;另一个则对已经干燥的水獭粪便进行分析,试图发现它的饮食喜好。

按照陈纪元的指导,我们戴好一次性手套,小心翼翼地捧起一块干燥的水獭粪便。“切记要小心,不要用太大力气。”“每一块颗粒物都有价值,都要分出来。”陈纪元不时在一旁提醒。我们先将样本平铺在塑料薄膜上,然后用镊子轻轻敲打、碾压,接着用镊子夹出其中各类细小颗粒物进行分类,再用毛刷刷去

颗粒物上的残余粉尘。细细拆解之下,鱼鳞、鱼骨逐渐清晰。

“你们看,这是海鲈身上特有的骨头,说明这只水獭吃的是海鱼。”指着其中一块骨头,陈纪元解释说,这证明水獭很可能长期在海边活动,也可能是从海中游泳上岸的。

但目前金塘所有水道入海处都已建好闸口,且海堤少说也有数米高,岛内的水獭哪来的本事下海抓鱼?正当我们对陈纪元的结论表示不解时,何既白从数据库调出了一个视频给我们看。画面里一只水獭趁着夜色敏捷地爬上海堤外侧的台阶,小眼睛里充满警觉。根据传回视频的红外相机位置显示,这是岛上最南端的一段海堤,“足有五六米高。”回忆起第一眼看到画面的心情,何既白忍不住比划起来。上岛初期,他对此地水獭出没也没太大希望。这个海堤上的新发现,颠覆了何既白对金塘水獭足迹的认知。

从排泄物得知这里的水獭吃海鱼,又有视频拍到它从海上上来,这两个互相印证的证据,给了陈何二人大胆猜测的底气:金塘岛的水獭种群并非一个封闭的系统,它们爬过海堤、涉过大海,和岛外的朋友或家人互相“串门”。

“这个现象其实并不罕见,金门岛也有。”翻阅国内外大量的水獭资料后何既白发现,金门岛的水獭分为留居者和过境者两类。“金塘、金门都是海岛,金塘水獭的生活方式或许可以参考金门。”他兴致勃勃地说,“我们的摄像机已经拍到两三只水獭一起的画面,希望未来能在镜头里看到水獭宝宝吧。”对于未来,他充满期待。

看视频找坐标 小心翼翼采集粪便

按照与何既白的约定,我们在傍晚时分来到了金塘岛,何既白正和陈纪元坐在电脑前看红外相机画面。我们第一次在电脑上看到了水獭的“直播”:深夜,小岛陷入寂静,有的水獭从水里钻出上岸,双爪捧着小鱼吃得津津有味;有的水獭站上河边一块凸起的石头,开始“标记领地”;还有的水獭成对出现,相互碰头似乎在窃窃私语……

“再给你们看一个有趣的视频。”说话间何既白打开了数据库,找到两个视频,同步播放起来。视频中的地点均是城镇河道边,白天,这里是钓鱼爱好者的主场;入夜,水獭们从河水中探出脑袋再上岸小憩。“是不是很神奇?人和水獭好像约定好了一样,互不打扰。”他进一步解释,在金塘,水獭其实就生活在人们的身边,它们和岛民同样伴水而居,共享同一个空间,“预定”不同的时间。

正当我们看着水獭“主播”的表演入迷时,何既白与陈纪元招呼着我们记下第二天的工作安排。



吕凌棘

周杭琪

